

[德國]

赫爾曼·黑塞

著

輪下

李貽琼 译

Hermann
Hesse
Unterm Rad



Unterm Rad

轮下

Hesse

[德国] 赫尔曼·黑塞 著

李贻琼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轮下 / (德) 黑塞著; 李贻琼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
2015.5

(黑塞作品)

ISBN 978-7-5447-4759-2

I. ①轮… II. ①黑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德国—
现代 IV. ①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09752号
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轮下 |
| 作 者 | [德国] 赫尔曼·黑塞 |
| 译 者 | 李贻琼 |
| 责任编辑 | 冯一兵 |
| 出版发行 |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 |
| 出版社地址 |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 |
| 电子邮箱 | yilin@yilin.com |
| 出版社网址 | http://www.yilin.com |
| 经 销 |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|
| 印 张 | 6.5 |
| 插 页 | 4 |
| 字 数 | 94千 |
| 版 次 |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447-4759-2 |
| 定 价 | 36.00元 |
-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目 录

第一章	1
第二章	33
第三章	59
第四章	97
第五章	129
第六章	151
第七章	177

第一章

作为中间商和代理人的约瑟夫·吉本拉特，在同胞中没什么突出特点或与众不同之处。他和大家一样身材魁梧，体格健壮，有点经商天分，对金钱真诚而由衷地崇拜。此外，他拥有一座花园小洋房、一块家族墓地和在岁月中变得开明的宗教信仰。他对上帝、对当局保有得体的尊敬，盲目地遵守清规戒律。他偶尔喝点酒，但绝不会醉。有时做点不大合规的生意，却从不出格。他骂没钱的人是穷鬼，也骂富人的摆阔。他是市民协会会员，每周五晚去“天鹰”俱乐部玩九柱球游戏。此外，烘烤日、前餐和香肠汤的品尝活动他也绝不会错过。他平日上班只抽廉价雪茄，饭后及周日吸点好牌子的。

约瑟夫的精神生活是典型小市民的，心智久已布满尘埃。除了传统而严格的家庭观念、对儿子的自豪以及偶尔对穷人发发善心外，没有更多可圈可点之处。他的智商不过表现为一点与生俱来的小聪明和算计才能，阅读仅限于浏览浏览报纸，艺术享受方面，看看市民协会举办的业余爱好者的演出，间或欣赏一下马戏表演，对他来说就足够了。

如果把约瑟夫的名字与住所随便和某个邻居调换一下，也不会有任何改变。他内心深处怀疑所有超常的能力与人格，出于妒忌的本能对任何超凡脱俗、更自由更高贵的精神力量抱有敌意，这一点和本城所有其他父亲没什么两样。

好了，关于约瑟夫我们就说到这儿，他平庸的生活及未被意识到的悲剧色彩，还是留给某个深刻的讽刺家去描述吧。约瑟夫有个独子，他才是我们这本书的主角。

汉斯·吉本拉特是个才华出众的孩子，这只消看一眼他在众多孩子中显出的文雅与独特就够了。黑森林地区的偏僻小镇还没出过这样的人物，本地人的见识与影响力从未超出地区狭小的范围。天知道男孩那严肃的目光、聪颖的前额与优雅的步态从何而来。或许是母亲的遗传？她去世多年，生前给人的唯一印象就是脆弱和郁郁寡欢，在父亲身上也断然

看不到这些品质的痕迹。难道真有什么神秘的火花从上苍降临古老的小镇？在它八九百年的历史中虽然孕育了许多能干的市民，但像这样的奇才和禀赋还从来没有出现过。

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旁观者，鉴于羸弱的母亲和漫长的家族史，也许会断言这超常的智商意味着某种蜕化的开始。幸运的是小城没有这样的人，只有几个年轻机灵的公务员和教书先生，借助报刊杂志隐约知道所谓“现代人”的存在。在这里，人们无需知晓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¹也能生活得很好，也算得上受过教育。他们婚姻稳定，大多数家庭幸福美满，维系着一成不变的老式生活。他们生活优裕，饱食终日，无所事事，过去的二十年间，一部分人从手工业者成长为工厂主，对官员恭敬有加，争相交往，私下却叫他们穷鬼或“笔杆子奴才”。奇怪的是，尽管如此，他们最大的野心还是让自己的儿子去上大学，将来好能做官。可惜这点愿望往往也成为无法实现的好梦，因为他们的子女往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甚至留级才能勉强读完高中。

汉斯·吉本拉特的天分无人怀疑。老师、校长、邻居、

1 尼采的里程碑式作品，几乎包括了尼采的全部思想。是尼采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名说出他自己的哲学思想，具有极高文学价值的散文诗。

本城牧师、他的同学，所有人都认为这小伙子天资聪颖，出类拔萃。这一点也决定了他的未来。在施瓦本地区，除非父母有钱，否则有天赋的孩子只有一条路可走，那就是通过地区考试进入教会学校，然后进入图宾根神学院，从那儿走上布道坛或讲台。年复一年，会有三四十个孩子走上这条寂寥而相对保险的路。这些用功过度、身体瘦弱的孩子，行过坚信礼后，在国家的资助下完成人文科学的各门课程，八九年之后踏上他们人生的第二阶段，往往也是更加漫长的一段旅程。那时也该偿还国家的资助了。

再过几周就是各州的大考了，这是每年的百牲大祭，国家借此机会选拔各州的才智精英。届时各州首府将成为众多家庭关注的焦点，从城市到乡镇，人们朝着它的方向叹息、祈祷、祝愿。

汉斯·吉本拉特是小城派去参加这场激烈竞争的唯一人选。对汉斯来说，这固然是莫大的荣誉，但也绝不是件易事：每天，学校的课程上到下午四点，然后校长给他补希腊文。六点钟，热心的牧师帮他辅导拉丁文和宗教课。晚饭后，数学老师每周给他辅导两次，每次一个小时。希腊课上，除了不规则动词之外，主要学习小品词连句的各种表达方法。拉

丁文要着重掌握简洁明晰的风格，尤其是了解诸多诗歌韵律的细微差别。而数学课则重点学习复杂的比例运算法则，老师经常强调，这些法则看起来对将来的学业和生活未必有用，但这只是表象，它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某些主课，因为它训练大脑的逻辑思维能力，是清晰、冷静、卓有成效的思考的基础。

为了避免负担过重，不致因智力训练而疏忽了对心灵的照拂，每天早晨开课前一个小时，汉斯可以去听坚信礼课程。从布伦茨的教义问答手册中，在熟记并背诵问题与答案时，让宗教生活那振奋人的气息滋润他年轻的心灵。只可惜这本该神清气爽的时刻，汉斯却毫无兴致，自己放弃了天赐之福，把时间都用在学世俗科学上了。他把事先准备好的纸条偷偷塞进教义问答手册，都是些希腊文、拉丁文单词或练习题。在偷偷摸摸做这些小动作时，他会经常良心不安。每次教长走到身边，或只是叫到他的名字，他都会胆战心惊。轮到他回答问题时，他额头上沁满汗珠，心跳加速。但他的答案总是准确无误，发音也无可指责。教长对此十分看重。

夜晚，他在家舒适的灯光下完成白天累积的默写或背诵作业，并复习和预习，在安静怡然的家庭气氛中完成课业。

他因“其深刻的促进作用”而受到班主任的推崇。周二与周六一般要学习到十点，其他日子到十一二点甚至更晚。父亲有时抱怨太费灯油，但看到孩子勤奋努力，满意与骄傲之情油然而生。偶尔有点闲暇时间，或者星期天——它毕竟占了我们生活中七分之一的的时间——总有人劝他抓紧时间读一些学校没有涉及到的作家的作品，或是复习复习语法。

“当然了，要适度，适度！一个星期散一两次步还是必要的，这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拿本书到户外去读一读——你会发现，在空气清新的大自然里读书是件多么惬意的事！总之，你要振作起来！”

于是汉斯尽量打起精神，散步时也不忘学习。他明显睡眠不足，眼圈发黑，像被驱赶着默默地四处游荡。

“您觉得吉本拉特怎样？他能通过吗？”一次班主任这样问校长。

“那当然，”校长兴奋地说，“他可不是一般的聪明，简直就是超凡脱俗的化身，这一看便知。”

最后一个星期，这超凡脱俗更加显而易见了。男孩俊美柔和的脸上，一双深陷的、不安的眼睛闪着忧郁的光，漂亮的额头上颤动着高贵、智慧的皱纹，原本瘦弱的臂膀和双手

疲倦而优雅地垂下，让人想到波提切利¹。

这一刻终于就要到了。明天一早，他将和父亲一道前往斯图加特参加州立大考，来证明自己是否有资格通过那扇窄门进入神学院。他刚刚和校长道过别。平日令人生畏的“君主”在结束谈话时异常柔和地说：“答应我，汉斯，今晚不要再学习了，明天要以饱满的精神去斯图加特。回去散一个小时的步，然后准时上床，年轻人要保证足够的睡眠。”本来担心迎接自己的会是一大堆忠告，没料想受到如此关心，走出校园门口时，汉斯大大松了口气。

教堂山上高大的椴树在夏日炎热的傍晚无力地闪耀着。集市广场上，两眼大喷泉淙淙流淌，炫人眼目。不远处的山上，深青的冷杉林越过参差不齐的屋顶望过来。此刻，这久违了的美景在男孩眼中显得无比秀丽、迷人。虽然头还痛，但今天终于不用学习了。

他漫步走过集市广场，经过古老的市政厅，穿过集市街和刀匠铺来到老桥上。他在桥上来回走了几趟，然后坐在宽

1 意大利画家，欧洲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画派的最后一位画家，代表作有《春》、《维纳斯的诞生》等。

宽的栏杆上。几个月来，他每天往返两次经过这里，却从未留意桥边精巧的哥特式教堂，也没注意过桥下的河水、水闸、堤坝和磨坊，甚至没看一眼水草和柳岸。岸边的鞣皮场建筑鳞次栉比，幽深的河水像湖水，碧绿而沉静，尖细的柳枝弯弯地垂到水面上。

自己曾在这里度过了多少美好的时光啊：游泳、潜水、划船、钓鱼……唉！说到钓鱼，他几乎都要忘了，快荒废了这门手艺。去年，为了准备考试，父亲严令禁止他再去钓鱼，让他伤心地哭个不停。钓鱼是他漫漫学习生活之余最喜欢的活动：站在稀疏的柳荫下，听磨坊水闸近在耳边的沙沙声，深沉平静的水面上，光影与河水嬉戏，长长的鱼竿在水面轻轻晃动。等到鱼咬钩，提起鱼竿的那一瞬间，抓住清凉肥胖、不停扭动尾巴的鱼儿时，那快乐简直无法用言语表达！

他的确钓到过一些肥美的鲤鱼，还有白鲢、鲫鱼、鲜美的丁鲈、色彩绚丽的真鲈。他久久地凝视水面，望着小河转弯的地方，若有所思，内心涌起些许哀怨，觉得美好、自由、有点狂野的小男孩的快乐时光正在离他远去。他机械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面包，掰成大大小小的碎块，扔进水里，看着它们慢慢沉入水中，被鱼儿吞下。首先游过来的是体态娇小

的“金陷阱”和拟白鱼，它们贪婪地吃掉小块面包，饥渴的嘴唇不断去碰那些大块面包，同时在水面上画出“之”字形波纹。接着，个头较大的白鲢慢慢地、小心翼翼地靠近，它宽阔的深色脊背在水面下隐约浮现，不慌不忙地绕着面包块转来转去，然后突然张圆了嘴把它吞下。河水缓缓流淌，河面飘来一股湿热的香气，几朵淡云模糊地倒映在碧绿的河面上。磨坊的圆锯嘎吱作响，与清冷而低沉的水闸声彼此呼应。汉斯想到不久前行坚信礼的那个星期天，在庄严而动人的一瞬间，他发现自己心里却想着某个希腊文动词。最近，他经常这样思绪混乱，在学校也不能专注于眼前的功课，总是想着以前学过的或后面要学的东西。

要是考试时也这样可就糟了！

他心不在焉地起身，一时拿不定主意该去哪里。就在这时，一只有力的手按住他的肩膀，吓了他一跳，耳边响起一个男人亲切的声音：

“你好啊，汉斯，和我一起走走吧！”

原来是鞋匠弗拉伊格。以前，汉斯晚上经常去他那儿待上一会儿，不过这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儿了。两人并肩走着，汉斯心不在焉地听着这位虔信派教徒和他说话。说起考试，

弗拉伊格祝他好运，给他鼓劲，但其宗旨还是告诉汉斯，考试是身外之物，存在着偶然性，万一考不好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，学得再好也可能因运气不佳而落榜。假如结果真的不那么理想，要相信上帝对每个人都自有安排，会引导他们走自己的路。

面对鞋匠，汉斯多少有些惭愧。他曾经非常尊敬他，佩服他坚定而高贵的品性，但是，听到别人揶揄虔信教教友时，他也一起笑话过他，其实他知道鞋匠本人并非如此。此外，他也为自己的怯懦感到羞愧。一段时间以来，他总是躲着鞋匠，怕他给自己提些尖锐的问题。自打成为老师们的骄傲后，他变得有些得意忘形了，弗拉伊格师傅常常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望着他，试图让他变回到那个谦恭的孩子。男孩的心渐渐疏远了这位心灵导师，他是学生中的骄傲之花，任何触及自尊心的话都会让他感到不快。这会儿，和滔滔不绝的弗拉伊格走在一起，他并不明白鞋匠正充满忧虑和善意地在关心他。

他们在王冠街碰上了牧师。鞋匠得体而冷淡地和他打个招呼，便声称有事匆匆离开了。牧师是个新派人物，名声在外，据说连耶稣复活都不信了。牧师让男孩跟他一起走走。

“还好吗？”他问道，“这一天就要到了，你应该很高

兴吧。”

“是的，我感觉很好。”

“嗯，你要好好干！你知道，我们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，我尤其希望你的拉丁文能拔得头筹。”

“可是，假如我落选了呢？”汉斯腼腆地问。

“落选？！”牧师惊愕地站住了，“那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你怎么冒出这样的想法！”

“我只是说，万一……”

“不会的，汉斯，这不可能，你放宽心好了。回家去，也给父亲带个好。你要坚定信心！”

汉斯目送他离开，回头寻找鞋匠的身影。他又是怎么说的？只要心地坦荡，敬畏上帝，拉丁文好不好并不那么重要。他说得倒好，可现在又跑来这个牧师！假如拉丁文不及格，怕是没脸见他了。

他沮丧地悄悄回家，走进有个小斜坡的花园。这里有个早已废弃的破败的花园小屋。当年，他在这里用木板搭了个小窝，养了三年兔子。去年秋天，家里人为了让他专心准备考试，把兔子送走了，因为他“不该把时间浪费在这些小动物身上”。

花园也久未光顾了。空荡荡的棚屋看上去年久失修，墙壁一角的石笋已经坍塌，木制小水车也变了形，破旧不堪地躺在水管边上。他回想自己在搭建和制作这些东西时是那么快乐！算来已经两年了，好像过了一辈子似的。他拿起小水车，四处弯一弯，折一折，然后掰断了扔到栅栏外。不要了！这一切都结束了，都已经成为过去！他想起小学时的好朋友奥古斯特，想起他帮自己做水车，修兔窝，整个下午陪他在花园里玩耍，打弹弓，追兔子，搭帐篷，把生甜菜当下午点心……然而，此后汉斯一直在没完没了地准备功课，当年的好友也各奔前程了。奥古斯特一年前离开学校当了机工学徒，这以后只露过两回面。当然，他现在也没有闲暇时间了。

云的影子匆匆掠过山谷，太阳就要落山了。有一瞬间，男孩真想扑倒在地，号啕大哭，但他忍住了。他从工具棚取出一把短柄斧，瘦削的胳膊在空中挥舞，把兔窝砍了个七零八落。木片四处飞舞，钉子被砸弯，咯吱咯吱地响，一些去年夏天已经腐烂的兔饲料被翻了出来。他就这样乱舞乱砍着，仿佛这样才能把他对兔子和对奥古斯特的思念，对他所有孩童时代的思念和眷恋一扫而光。

“嘿，嘿，嘿，这是怎么啦？”父亲从窗户里喊道，“你

在干什么？”

“劈柴！”

除此之外他什么也没说，把斧子扔了，穿过花园奔到巷子里，沿河岸向上游走去。啤酒坊附近露天停着两只绑在一起的筏子，他曾在夏季温暖的午后，坐着这种筏子一连几个小时在河上漂流。河水在树干之间拍击的声音让他既兴奋又昏昏欲睡。他跳到松散地漂浮着的树干上，躺到一堆柳条上，想象着木筏在水面上漂移，疾一阵缓一阵，流经草地、田垄、村庄和凉爽的森林边，流过桥洞和打开的水闸。他躺在那儿，仿佛一切又回到了从前，他还在卡普夫山上给兔子割草，在岸边鞣皮场的园子里钓鱼，既不头痛也没有烦恼。

他疲倦而厌烦地回家去吃饭。父亲为即将到来的斯图加特之行激动不安，一会儿问他书是否装进箱子，一会儿又问黑西装放好没有，路上要不要再看看语法，身体感觉如何……汉斯的回答简短而刻薄，饭也吃得很少，匆忙道了晚安便要离开。

“晚安，汉斯，好好睡一觉！我明天早晨六点叫你，‘那本’词典没忘吧？”

“没有，我没忘。晚安！”